

After you'd gone

你走后

[英] 玛姬·欧法洛/著 何静芝/译

那些说好不分开的人走掉了
熟悉的，安静了
安静的，离开了
离开的，陌生了
陌生的，消失了
消失的，陌生了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你走以后

[英] 玛姬·欧法洛/著
何静芝/译



After
you'd gone

中 信 出 版 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走以后 / (英) 欧法洛著; 何静芝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After You'd Gone

ISBN 978-7-5086-2424-2

I. 你… II. ①欧… ②何…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7877 号

After You'd Gone by Maggie O'Farrell

Copyright © 2000 by Maggie O'Farre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 Heath & Co.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你走以后

NI ZOU YIHO

著 者: [英] 玛姬·欧法洛

译 者: 何静芝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9 层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2686

书 号: ISBN978-7-5086-2424-2 / I · 15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安德鲁·格雷戈

我总能随时随地地忆起过去。

——迈克·多纳吉

楔子

她想到要自杀的这天，发现已经入冬了。她蜷着膝，侧躺着，叹出的热气飘散在卧室的冷空气里。她再次叹息后仔细地看，然后一次又一次，突然掀开被子猛地坐起来。爱丽丝讨厌冬天。

时间是早上五点左右，爱丽丝不用看表，从窗帘后的光线强弱就能分辨出来。大半夜她都醒着。现在，晨曦洒在墙壁和床上，洒在灰蓝色花岗岩地板上——也将她穿过房间移动中粗糙变形的影子，投射在地上。

她拧开卫生间里的水龙头，俯身让嘴没入龙头喷出的凉水里。太凉了，她几乎喘不上气。她用手背抹一下脸，把刷牙杯注满水，去浇放在浴缸上缘的植物。疏于照看的植物土表已经龟裂，水分不能渗入，便形成水银般细小的珠子，仿佛是对她的谴责。

爱丽丝从胡乱扔在地上的衣服里随便抽出几件，迅速穿上身。她站到窗前，看了一会儿楼下的街道，然后下楼，背包搭在肩上，关好门。她开始走，只是走，低着头，大衣紧裹着身体。

她路过卷着帘门的店铺，经过扫路车——黑色圆刷刷扫着人行道，路过站在街角的巴士司机——个个弯曲手指捧着冒热气的

塑料茶杯。她走过时，他们都盯着她看。可她目不斜视，只看着自己的脚——那有节奏地移动着的脚，从视线里消失，再出现。

意识到自己走到国王十字火车站时，天几乎大亮了。计程车在站前广场上来往，人群熙攘出入大门。她恍惚地走进去，想着要不要买杯咖啡或弄些吃的，可一进亮着白光的车站大厅，她就被车次表上浩瀚的信息吸引住了。数字和字母迅速交替，带字母的小型电子滚筒组合出不同的地名和时间。她嘴里喃喃念着——剑桥、达林顿、纽卡斯尔。可以去这上面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想。爱丽丝把手伸进袖子摸索手表。表太大，表盘宽过手腕。她为此在表带上多钻了几个孔。她匆匆看一眼表，下意识地垂下手腕，才发觉自己其实并未看清现在是几点。她再次抬起表盘，靠近脸，认真又看了看，甚至按下表侧的小按钮。蓝色的荧光照亮小小的灰色显示屏，屏上不断明灭的液晶颗粒，指出时间、日期、海拔、气压和温度。她以前从没戴过电子表。这块表是约翰的。约翰的表告诉她：现在是早晨六点二十分，今天是星期六。

爱丽丝又抬起头看车次表：格拉斯哥、彼得伯勒、约克、阿伯丁、爱丁堡。爱丽丝眨眨眼，重读一遍：爱丁堡。是的，她可以回家，可以去看望家人，如果她想。她找到这一列最上端的发车时间——早晨六点三十分。到底回不回去呢？她快步走向售票窗口，冻僵的手用小得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签好名字。登上“苏格兰”号列车，看到指示牌上“苏格兰号，发往爱丁堡”的字样时，她几乎微笑了起来。

她睡着了，头抵着颤抖的车窗。列车抵达爱丁堡时，她看见

姐妹俩都在站台尽头等着，先是有些诧异，最后想起来，刚才在火车上给克尔斯蒂打过电话的。克尔斯蒂把杰米背在育儿袋里，贝丝牵着克尔斯蒂的女儿安妮。姐妹俩都踮着脚，在找她。终于看到她时都向她招手。克尔斯蒂抱起安妮，大伙一起向她的方向跑过来。她同时拥抱着两个人，她知道她们一贯有这种热乎劲儿，自己也很想显得热情——想告诉她们，她没事，她很好。可姐妹俩的手用力压迫着她的脊背，太用力，她最后还是别过身去了。为了掩饰，她抱起安妮，把脸埋在孩子的脖颈里。

她们抢着替她拿行李，搀掇她去站内咖啡厅，在她面前摆上一杯装点着白色奶泡、撒了巧克力碎屑的咖啡。贝丝前一天刚考过试，絮絮叨叨地说着考题和监考官身上的气味。克尔斯蒂——忙着换尿布、灌奶瓶、整理拼图和橡皮泥的可怜的克尔斯蒂——正一手抱着杰米，一手驾轻就熟地护住安妮不让她乱跑。爱丽丝一面两手托腮听着贝丝说话，一面看着安妮用绿色蜡笔涂报纸。安妮很用力，笔尖振动着桌面。振动沿着爱丽丝支在桌上的小臂传上来，又振动了她的头。

她起身出去找厕所，撇下正在讨论一会儿要做什么的克尔斯蒂和贝丝。她穿过候车室，通过旋转栅栏，走进站内卫生间。但就在她离开那张围坐了姐妹侄甥的咖啡桌绝不超过四分钟的光景里，她目睹了一件事，一个光怪陆离的场景，仿佛无意中瞥见镜子里的自己，却看到一张别人的脸。那么突兀、扭曲。爱丽丝看着，一下子，过去发生的所有事——她所抛弃的、已失去的一切——都好像失去了意义，仿佛都不再那么重要了。她看了看，

又看了看，不愿明白个中意味，却已十分明白了。

她冲出厕所然后越过旋转栅栏，在熙攘的人群里她停下来。怎么对姐妹俩说呢？不能想这个，她对自己说，现在还不能。她要用个厚重扁平的东西把它暂时封存起来，要密封起来，封得紧紧的，像蛤蜊闭上的嘴。

她很快回到咖啡厅，弯腰拿起放在椅子边的提包。

“你去哪儿？”克尔斯蒂问。

“我得走了。”爱丽丝说。

克尔斯蒂定睛看着她。贝丝站了起来。

“走？”贝丝重复着她的话，“去哪儿？”

“回伦敦。”

“啊？”贝丝倾身拽住爱丽丝正要穿上身的大衣，“不是吧，你才刚到。”

“必须走。”

贝丝与克尔斯蒂迅速互看一眼。

“可……爱丽丝……怎么回事？”贝丝大声问她，“怎么了？怎么了？别走。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啊。”

“必须得走。”她含糊地说完，便离开去找下一班开往伦敦的列车。

克尔斯蒂和贝丝收拾起包袋和宝宝的零碎，带上孩子跟着她。爱丽丝找到了，有一班去伦敦的列车就要离站，她跑向站台。姐妹跟在后面，徒劳无功地一遍遍叫她。

她在站台上拥抱她们。“再见，”她轻声说，“对不起。”

贝丝哭了。“我不懂，”她哭着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又走了？”

“对不起。”她重复说。

爱丽丝正要踏上车时，空间仿佛扭曲了一般在那踏板和站台之间的空隙中打了个恣意的哈欠，几乎被拉至无法逾越的宽度。大脑向身体发送了错误的空间位置信号：她伸手去抓扶手，想把自己拉到沟的那一边去，却抓了个空，摇晃着往后退，撞在了后面男人的身上。

“站稳了。”男人急忙扶住她的手肘，帮她恢复平衡。

她终于上车坐了下来，贝丝和克尔斯蒂聚到车窗外。克尔斯蒂也哭了。火车开始出站，她们用力挥手，追车，直到车越来越快而她们再也跑不动了才停下。爱丽丝不挥手，她甚至不敢去看他们，不忍心看那四个追车人被框在车窗里，就好像框在跳动的八毫米胶片上。

火车开出站台。胸腔里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以至于眼圈也微微搏动起来。成片雨水冲刷着车窗，她感到晕眩，她躲避车窗上那镜像的、虚幻的且偏斜的迅速移动的眼睛。虚像掣过窗外的田野。列车往伦敦的方向开去。

她回到家，感到室内异常寒冷，于是拿出恒温暖气研究起来。她大声念着天书般的说明文字，端详画满箭头和刻度的图表。终于暖气片犹犹豫豫地吐出今冬的第一股暖气。在浴室里，她把手指插进花土，花土是潮的。

她走到楼梯口，本想到楼下去，却在最上一阶坐了下来。她

看着约翰的表，惊讶地发现竟才下午五点。她又看了看：五点二十分，的确没错。突然间，爱丁堡变得虚幻起来。她真的赶了这么远的路——又原路折返了吗？她真的看见了那个她以为自己看见了的人吗？她不太敢确定了。她双手紧抓脚踝，把头搁在膝盖上。

再抬头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屋里出奇地静，这么会儿工夫，天好像就突然暗了下来。她觉得指关节生疼，揉搓伸展的时候，咯咯的响声在楼梯井里发出刺耳的回声。她拽着扶手起来，慢慢走下楼去，靠在墙上。

她站在起居室的窗户后面，街灯已经亮了，对街纱窗后有一台电视正闪着光。她上颚干燥微肿好像被擦伤了似的，有一种吃了煮糖的感觉。卢瑟福走过来，轻巧无声地上了窗台，用头拱她环抱在胸前的双臂。她伸出手，指尖挠着它的下巴，感觉它咕噜噜地撒娇时喉部的震颤。

一开灯，猫的瞳孔便像扇子合起来似的，倏地变窄了。猫跳到地上，在她脚踝边喵喵地绕圈。她看着它在房间里来回走，黑色长尾巴左右摆动着，不时地瞥她一眼。自上而下的灯光，照在它一色亮泽的皮毛上，隐约可见一小块斑。意识深处的一个声音说：它饿了。猫需要进食，快喂它，爱丽丝。

她去厨房，猫咪溜烟赶在她前面跳到冰箱上。放猫粮的橱柜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除了一个颇陈旧的猫饼干盒和一些好久没动已经生了锈的罐头。她拿出盒子，盒里三块猫饼干掉在亚麻油地毡上。卢瑟福嗅了嗅，继而优雅地吃起来。

“我最近是不是对你不够关心呀？”她抚摸着它，“我现在就出去买猫粮。”

卢瑟福紧跟着，仿佛怕她突然改变主意，又不喂它了。她从前门边上的包里拿出钱包和钥匙。猫跟她一起走出门外，停下来，蹲在台阶上。

“马上回来。”她嘟哝一句，关好铁门。

也许是叩击碎石路面的脚步韵律，也可能因为从自己隐匿的住所走出来重新置身人群中的缘故，她去卡姆登街超级市场的途中，那不祥的感觉又出现了。她看见自己身处白得晃眼的隔间，板壁上涂满两颗心串在一起的图案和各种爱情宣言。她还看见自己在溅满水珠的不锈钢水池里洗手。她试图不去想这些，想想卢瑟福，想想除了猫粮一会儿在超级市场还能买些什么……装洗手液的盒子光洁发亮，她把手摁上去，艳粉色皂液打着转盘进她润湿的手心，接着在自来水下搓出泡泡。她身后的隔间区，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正在讨论其中一个要买的一条裙子。“穿在我身上会不会太花哨了？”一个说。“花哨？这么说来倒也是……”“讨厌！讨厌！”后来怎么了？后来看到的事情过于杂乱，她还无法理清头绪……还要买什么？牛奶？也许，面包……后来爱丽丝走到干手机前，按下铬合金按钮，在风口下交替烘干双手。装干手机的墙上，还有一面小镜子。她不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装镜子。可能是吹头发时用来照的，可她实在想不出谁会在公共厕所里吹头发……回去做什么？可以阅读，可以买一份报纸。上一次看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泛光的瓷砖，不锈钢水池，水池前的大

镜子，干手机前的小镜子，整个空间彼此折照……可以打电话给瑞吉尔。她不记得上次跟瑞吉尔说话是什么时候了。瑞吉尔可能已经生气了……女孩的声音在空间里回荡。隔间外的女孩爬到门板上，去看隔间里的那个。爱丽丝往前走近些——为什么？为什么要走近些？——干手机，在全新的角度下她看见长方形小镜子里出现的那幅画面……也许瑞吉尔不会再理她了。那样就太奇怪了，不是吗？以前她从未跟她闹过别扭。也许她应该拿个篮子，或者推个车。对，推车是个好主意，她可以把所需之物全数置入，这样一段时间内就不用再来了。但是这么多东西怎么带回家呢？她的手还伸在干手机喷出的热空气里，她还在盯着那镜子里的什么，然后，她慢慢地——极为缓慢，感觉上好像过了好几分钟——转过身，面对女孩们的方向。

爱丽丝走到路口。一个绿色小人，双腿跨得很开，正在对面的交通灯上亮着。她在另一侧的街对面看见超市，人们在通明的货架间逡巡。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浓缩成了一个正在逐渐消失的点。人群如流水般漫过她面前的马路，然后继续前行。只有她，只有她站定不动。

谁的手肘撞了她一下，她被撞到人行道的边缘。绿色小人闪动着，最后一批过马路的人赶着在交通灯变色前冲过去。出现了静止的红色小人。一瞬的静寂后，停着的汽车纷纷发动引擎在她身边加速，尾气冒出来，弥过她的脸。她看着那坚实的车体——一块块由钢、铬、玻璃铸成的车身，无棱角，光滑锃亮，令人嫉妒地坚不可摧。爱丽丝的鞋底脱离了柏油碎石路。然后，她走下人行道。

第一部分

爱丽丝只能看见爸爸的鞋底，粘着碎石的鞋底，有他常走的人行道留下的纹理。家人允许她傍晚时一边在人行道上玩，一边等爸爸下班回来。夏天，她常常穿着睡衣就跑出去了，裤腿上漂白色的褶皱就箍在膝盖周围。可现在是冬天——十一月份，鞋踏在花园尽头一棵树的枝丫上，鞋底弯出一个弧度。她竭力仰头，看到枝叶瑟瑟颤动着，听见父亲骂骂咧咧的声音。太慢了，她急得想大叫，那噎在喉咙里慢慢成形的叫声，像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然后她看见，降下一条橘色粗麻绳，好像眼镜蛇。

“接住了吗？”

她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抓住绳端的蜡头说：“接住了。”

树枝剧烈抖动着，父亲从上面荡下来，手安抚性地在爱丽丝肩上搭了一会儿，然后弯腰拿起轮胎。她被那漆黑粗重的橡胶上阡陌纵横的纹理迷住了。“就是这些纹理把它拢住的。”店里的男人这样告诉她。她循着纹理看，突然就有一块光秃秃打磨过的橡皮补丁把纹理打断了。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吓得一激灵。父亲将橘色的粗绳穿过轮胎，打了一个粗大的结。

“我现在能玩吗？”她问，双手紧紧抓住轮胎。

“先让我试试。”

父亲坐上轮胎用力拖，确保她坐上去不会有事。她抬头去看上下晃悠的树梢，目光又迅速回到父亲身上，心里想着他要是摔下来可怎么办？可他已经自己跳下来了，抱起她雏鸟般柔若无骨的身躯，放在了轮胎上。

爱丽丝和约翰坐在湖区一间村里的咖啡馆中，今天是早秋晴朗的天气。她用拇指和食指拿住一颗方糖，透过阳光看，糖粒像显微镜下复杂机体的细胞。

“有人，”约翰说，“拿咖啡馆的方糖去作化学分析，结果在里面发现大量血液、精液、粪便和尿液成分。这件事你知道吗？”

她板着脸，忍着笑说：“我不知道。”

他看她面无表情，看着，看着，终于拗不过了，嘴角耷拉下去。爱丽丝打嗝了，他教她倒过来从杯子的远端喝水，就能止住嗝。在他们头顶，透过玻璃窗，有一架飞机，在天空中拖曳出一条细细的白线。

她看着约翰的双手，他用双手撕开一个面包卷，就是这一瞬间她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人。她的眼睛离开那双手去看窗子外面，那架飞机留下的白线已经长胖了，呈现出羊毛线卷蓬松的样子。她想指给约翰看，最终还是没指。

爱丽丝六岁那年的夏天既干又热，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就是

露台和大花园。爱丽丝和姐妹们在花园里玩耍，一抬头，母亲就站在厨房的窗边看着她们。苏格兰遇上空前不遇的炙夏，水库都烤干了。她跟着父亲，提着白色铁桶去街尽头的水泵汲水。水流进桶里发出好像敲鼓般咚咚锵的声音。花园中间的菜圃，厚黑的土壤里钻出豆子、土豆和甜菜。在一个特别炎热的白天，爱丽丝脱掉衣服，在菜圃中掘土，抹了自己一身；泥渍好像虎斑。

她跑到隔壁人家透过矮灌木的天然篱墙，冲着里面狂喊，把邻居古板又紧张的小孩吓坏了。直到妈妈敲着玻璃窗，她才停下来，又跑到树丛里去捡枯枝烂叶，搭建印第安小柴篷。妹妹站在柴篷外头，要进去。爱丽丝说除非她也变成老虎，否则绝不让她进来。贝丝看看地上的土，看看自己的衣裳，又抬头看厨房玻璃窗后妈妈的脸。爱丽丝在潮湿阴凉的秘穴里，匍匐着，带着满身泥纹，望着柴篷顶端露出的那块三角形的天空。

“你以为自己是印第安小男孩，对不？”

她坐在浴缸里，湿发分成几股，滴着水。奶奶把她的前前后后都打上香皂。奶奶的手有些粗糙。从她皮肤上洗落的泥巴溶到水里，水变成了灰褐色。她听见，隔壁的房间里，父亲正在打电话。

“爱丽丝，别再往身上抹泥巴了。”

她的皮肤在水下看起来要比实际的肤色浅。人死了以后，皮肤是不是就会变成这样？

“爱丽丝？说好了，我们再不往身上抹泥巴了啊。”

她点头，发梢的水甩出去，溅到黄色陶瓷浴缸外面。

奶奶把毛巾覆在她背上。“小天使的翅膀。”她说，轻轻拍干爱丽丝肩上的水，“每个人最初都是天使，这里是我们以前长翅膀的地方。”

她扭过头，去看自己皮肤下突起的骨骼，骨骼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似乎准备着要突破肌肤，振翅高飞。

越过咖啡桌，约翰看着爱丽丝，后者看着窗外。她今天把一头厚重的长发往后梳起来，露出整张脸，好像西班牙姑娘或弗拉明戈舞者。他想象早晨她梳理那头亮泽的发、然后统统别在脑后的样子，伸出手去，越过桌上的空杯，手心拢住她的发髻。她惊讶地侧过眼睛看他。

“我只想知道摸上去什么感觉。”

她自己也摸了摸，然后说：“我常常想，干脆都剪了。”

“别，”约翰着急地说，“永远别剪。”她眼里的光在惊讶里晕开来。“你所有的力量可能都藏在头发里呢。”他干巴巴地玩笑道。他想把它们从银色发箍里解放出来，把脸埋进去。深深吸入那气息。他曾在一瞬间捕捉过这种发香，在他初遇她的时候。她站在他办公室外，走道里，长发及腰。它们那样清澈地垂下来，他几乎觉得那些头发会发出银铃般的声响。他要沿着那错综卷曲的髻发去到黑暗深处，然后，在那里醒来。

“你还要咖啡吗？”她说着，转过身去招呼侍者。他又看见她颈后碎散下来的几缕头发。

喝完第二杯咖啡，约翰伸直双臂，两手按住爱丽丝的脑侧。
“爱丽丝·莱克斯，”他说，“恐怕我现在必须得吻你一下了。”

“必须？”她不动声色，心脏却在胸腔里剧烈跳动，“所以你觉得，现在算比较合适的时候喽？”

他装出努力思考的样子，眼珠夸张地在眼眶里打转，揉着前额，然后仿佛决定了，说：“嗯，我觉得，现在合适。”

一开始，只是轻轻地吻，接着轻吻转变为缠绵悱恻的长吻，手指交缠在一起。他终于停下来坐好。“我们应该马上走，不然会被赶走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希望看见客人在桌子上做爱。”他紧紧攥住她的手，她觉得关节发疼。她用另一只手去摸索放在桌子下的包，却碰到他的腿。他就势将她的手夹在双膝之间。

她大笑起来。“松开啦，约翰！”她扭着两只手要挣脱他，可他夹得更紧了。他微笑着，面带疑问的神色。

“因为，不松开的话，既去不了别处，也不可能做爱。”她向他说明。

他很快放开她：“你说得很对。”

他拿起她的包，迅速替她披上外套。他们走出门外，他把她拥在身侧，深深吸进那头发的香气。

客厅里的窗帘是双面织花的淡紫色锦缎，最外层是用来隔离阳光的黄色薄海绵。爱丽丝小时候不喜欢这窗帘，喜欢把海绵一点点剥下来，让阳光从空隙里穿透进室内。一次万圣节，家人挖掉南瓜软糯的瓜瓤，在瓜皮上镂出长方形的眼睛和锯齿状的嘴。